



科学家——大象历险记

〔苏〕亚·贝纳耶夫著

杨江柱译

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一	一位出色的马戏演员	1
二	欺人太甚	9
三	宣战	17
四	瓦格纳挽救了局势	21
五	“林再也不会变成一个人了”	30
六	猴子玩足球	35
七	看不见的脚镣	47
八	给象喝的伏特加	51
九	林变成了一头象	58
十	敌对的四脚动物和两脚动物	69
十一	和象群在一起	81
十二	给偷猎象牙的人做事	87
十三	逃学鬼的恶作剧	95
十四	象牙和四具尸体	101
十五	成功的计策	104

一 一位出色的马戏演员

柏林的巴斯赫大马戏院座无虚席。一声不响的服务员拿着一杯又一杯啤酒，在高高的看台上飞快地走来走去。只要哪儿的地板上摆着揭开了盖子的空啤酒杯，表示那里的观众口渴得要命，服务员就立刻给换上灌满了啤酒的杯子。然后，他们又迅速走开，去招呼那些召唤他们的口渴得更厉害的人。肥壮的母亲带着还没有出嫁的女儿，打开不透油的纸袋，聚精会神地吃着夹肉面包、黑腊肠和牛肉香肠，眼睛盯着马戏场。

不过，应该说清楚，把这么多观众吸引来的既不是马戏院里那个折磨自己的托钵僧，也不是那个活吞青蛙的人。观众都在迫不及待地等着马戏第一部分赶快演完，等着幕间休息时间赶快过去，等着“哎哟哟”出场表演。有很多关于“哎哟哟”的奇妙故事在流传，人们写了不少文章谈论他，科学家对他很感兴趣。他是一个谜，是大家的宠儿，是一块磁石。自从他第一次登场表演以来，马戏院售票处每天都挂出“全部戏

票均已售完”的告示牌，就连从来不上马戏院的人也被他吸引来了。确实，马戏院顶楼上和正厅后部的座位坐满了常来马戏院的老观众：小官员，和家里人一道来的工人，商店老板和店员。但是，坐在包厢和正厅里的观众却是一些年事已高，头发花白，态度严肃，神情阴郁，穿着老式大衣和雨衣的人。在正厅前部，也有几个年轻人，同样严肃，同样沉默。这些人既不吃夹肉面包，也不喝啤酒。他们静静地坐着，不跟旁人打交道，象婆罗门僧侣一样。他们在等第二部分的演出，在等“哎哟哟”，他们是特地来看他的。

在幕间休息中，唯一的话题就是谈论就要出场的“哎哟哟”的节目。这时，正厅前座中那些有学问的人开始显出活跃起来的迹象。等待了很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出现了大吹大擂的气氛，马戏院的服务员们穿上金色与红色交错的制服，排成整齐的队伍，马戏场入场处的帷幕大大张开。于是，在观众的一阵掌声之中，“哎哟哟”走出来了——原来是一头大象，头戴一顶金线绣花、四周流苏飘拂的帽子。专门伺候这头大象的是一位小个子男人，身穿长礼服，向左边的观众鞠躬，又向右边的观众鞠躬。大象和他绕场一周，然后走向马戏场中央，站住不动，等待着。

“非洲象”，一位头发花白的教授对他的同事低声

耳语。

“我倒更喜欢印度象，印度象的身躯丰满得多，给人一种更有教养的印象，如果可以采用这种说法的话。非洲象样子笨拙，瘦削得多，把鼻子伸展出来的时候看起来象某种猛兽。”

站在大象旁边，身穿长礼服的小个子男人清了清嗓子。

“女士们，先生们！”他开始说话了：“在这里，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我们著名的大象——‘哎哟哟’，他身长十四点五英尺，高十一点五英尺，从鼻子尖到尾巴尖共九米。”

“哎哟哟”突然扬起鼻子，在小个子男人面前挥动起来。

“呵，请原谅，我说错了，”小个子男人说：“鼻子长两米，尾巴大约长一点五米。因此，从鼻子尖到尾巴尖共长七点九米。他每天吃三百六十五公斤蔬菜，喝十六桶水。”

“这头象看来比照管他的这个人更会计算！”有人说。

“训练象的人算错了，象给他纠正，你注意到了没有？”那位动物学教授问他的同事。

“纯粹是偶然凑巧”，对方反驳说。

“‘哎哟哟’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象”，专门照管象的人继续说：“也许是有史以来的动物中最伟大的天才。他懂得德语。‘哎哟哟’，你懂德语，是吗？”他加上最后一句，直接跟大象谈起来了。

大象庄严地点点头，观众中爆发出一阵掌声。

“骗人的鬼把戏！”斯赫密德特教授说。

“嗯，不过你得看看下一步的表演，”斯托尔兹不同意他的看法。

“‘哎哟哟’能够辨别数字，能够计算，”小个子男人继续向观众介绍说。

“够了！解释够了！表演给我们看！”顶楼上的观众中有人叫喊着。

“为了避免误解，”小个子男人继续说下去，观众的叫喊对他毫无影响：“我想请几个观众到马戏场里来，这样就能使大家相信我们一点也没有搞鬼。”

斯赫密德特和斯托尔兹互相望了一眼，一起走进马戏场。

于是，“哎哟哟”开始显示出他那惊人的智慧。在大方块的硬纸板上写好数字，摆在大象面前，他就进行加减乘除的计算，从纸板堆中选出符合计算结果的数字。由一位数算到二位数，再算到三位数，每一题都解出来了，毫无错误。

“看到了吗？现在你还有什么意见？”斯托尔兹对斯赫密德特说。

“好，我们会看到他到底懂得多少数字的，”斯赫密德特回答说，颇不以为然。他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摸出自己的怀表，高高举起，对大象说：“‘哎哟哟’，你说说看，现在是什么时候？”

大象突然伸出鼻子，从斯赫密德特手里一把抢过怀表，在自己的眼睛前晃了一晃，再把它还给茫然不知所措的斯赫密德特，然后利用写着数字的方块纸板作出了回答：

“10.25”。

斯赫密德特看看表，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大象报时间报对了，多少分钟都没有报错。

下一步的问题是认字。管象的人把大幅的动物图画展开在大象面前。另外一些硬纸板上写着文字：狮，猴，象等等。先把画着某种动物的画片给象看，象接着就用鼻子指出写着这种动物名称的硬纸板，一次也没有错。斯赫密德特试着把这种试验的程序颠倒过来：先把文字给象看，再要他找出相应的图片。象又做了一遍，同样毫无错误。

最后把全套字母摆在“哎哟哟”面前。这一回，他得自己挑选字母，组成一个个词，联成句子来回答别

人提出的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斯托尔兹教授问他说。

“现在叫‘哎哟哟’”，大象回答说。

“‘现在’，你这是什么意思？”斯赫密德特插进来说：“难道你以前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以前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聪明”，大象回答说，这次用字母组成的“聪明”这个词是拉丁文。

“也许是‘聪明人’吧？”斯托尔兹说，忍不住格格地笑。

“也许”，大象回答说，语意含蓄，仿佛其中藏着一个谜。

于是，他又挑选一些字母组成了下面这句话：“今天的表演到此为止，已经足够啦。”

不管照看象的人如何叫喊反对，“哎哟哟”朝四面八方点头鞠躬，离开了马戏场。

在退场休息的时间内，教授们聚集在吸烟室里，两个一对，三个一伙，热烈地谈论着。

在远远的角落里，斯赫密德特正在和斯托尔兹争论。

“老朋友，你还记得‘汉斯’以前曾轰动一时吗？”斯赫密德特说：“汉斯是匹马，能作各种计算，能开平

方，用蹄子敲出答数。后来呢，真相大白，原来是马的主人给他某种暗示的信号，他就敲击蹄子来回答。他其实就跟一头瞎了眼的小狗一样，什么也算不出。”

“那不过只是人们的推测。”斯托尔兹反对说。

“那么，桑戴克和约克斯两人做的实验又怎么样呢？他们的实验是建立在训练动物的自然联想的技巧基础上。动物排列在一些盒子前，其中只有一个盒子装着食物。假定装有食物的盒子是从右数起的第二个，如果动物猜到了这个盒子，盒子就自动打开，而动物就得到了吃的东西。因此，大体上来说，在动物中就产生了一定的联想：‘从右数起第二个盒子——食物’。然后，按不同的方式来排列盒子。”

“你的怀表里总不会碰巧有个食品盒吧”，斯托尔兹嘲讽地说：“不管怎样，你如何解释大象看表报时间的事实呢？”

“唔，大象对我的表一窍不通，他只不过把一个闪亮的圆环举到眼睛前面。当他开始选择方纸板上的数字的时候，他显然只是在听管象的人向他发出的某种指示，而我们却不能觉察到。这完全是一场骗局。当管象的人算错了象的长度，大象纠正他的错误时，就开始在骗人。总而言之，不过是条件反射而已。”

“我已得到马戏院经理的允许，在表演结束后跟我

的一些同事留下来不走，我打算对‘哎哟哟’做几个试验，”斯托尔兹说：“我看你也跟我们一块留下来吧。”

“当然也留下来”，斯赫密德特回答说。

二 欺人太甚

马戏院的观众都已离去，除了马戏场上的一盏灯外，所有的灯光都已熄灭，又把“哎哟哟”领进了马戏场。斯赫密德特要求管象的人在试验过程中离开现场。那位小个子男人这时已脱去长礼服，只穿了件背心，他耸耸肩膀，什么也没有说。

“请不要见怪……呃，请原谅，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斯赫密德特说。

“荣格，弗里德里赫·荣格，听候您的吩咐。”

“请听我说，别见怪，荣格先生。我们希望这样来安排整个试验，使得全部试验过程不会出现一点引起怀疑的地方。”

“只管试验吧，”管象的人回答说：“要把象领出去的时候就请喊我。”他向出口处走去。

科学家们开始试验。大象殷勤听话，回答询问，对各式各样的问题作出解答，没有出一点差错。他的表现是令人惊奇的。训练也好，搞鬼也好，都不能解释大象对答如流的回答。不得不承认这头象具有不平

凡的智慧，差不多就是人的智慧。这时，斯赫密德特也半疑半信了，但是因为他固执成性，还是在争论不休。

这时候，这头象显然已经听厌了这种没完没了的争论。突然，大象的鼻子来了一个灵巧的动作，从斯赫密德特的背心口袋里掏出他的怀表，把表拿给他看。表针指着十二点。“哎哟哟”把表还给斯赫密德特，用鼻子一把卷住他的颈子，穿过马戏场，把他送到出口处。教授愤怒地高声喊叫，他的同事们却袖手旁观，哈哈大笑。荣格从马厩里冲到过道上，对着象大声吼叫，但“哎哟哟”根本不理睬他。“哎哟哟”把斯赫密德特放在过道里，跟他算清了刚才纠缠不休的账，就回过头来瞧着那些还在马戏场里的科学家，眼睛里饱含怒气。

“好，我们马上就走，”斯托尔兹对大象说，仿佛这头象就是人一样：“嗯，请你不要生气”。

斯托尔兹一边要大象莫生气，一边离开马戏场，神态尴尬。别的教授都跟着他走出来。

“‘哎哟哟’，你要他们走，真做得对，”荣格对象说：“我们还有很多活要干。喂！约翰！弗里德里克！威廉！你们在哪儿？”

几个工人来到马戏场内，开始做清洁：耙平沙子，

打扫过道，搬走竿子、梯子和环圈。大象帮助荣格搬走布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看来不愿意干活。他也许是为什么事生气，也许只是因为今天晚上在这样不平常的时刻跟教授们第二次会见后感到疲倦了。他喷着鼻子，摆着头，把布景掼来掼去。他把一件布景猛力一拉，结果拉破了。

“当心，你这个坏蛋！”荣格对他吼叫着：“你为什么不想干活？我看你是自以为了不起。你会读会写，体力劳动就不合你的胃口啦！不过，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老伙计。我们这里不是救济院。马戏院的每个人都得劳动。就拿赫里克·费里来说吧。全世界闻名的最出色的骑手中，他要算一个，可是轮到他不出场表演的时候，他也全身穿上制服，和马夫一起参加排队。他还和大家一起把沙子耙平呢。”

这些都是真的，大象也知道。但是，大象对赫里克·费里不感兴趣，他又喷着鼻息，开始穿过马戏场，朝过道走去。

“嘿！你到哪里去？”荣格吼叫着，大发雷霆：“站住！站住！我叫你站住！”

他抓起一把扫帚，冲到大象跟前，用扫帚把捶打着大象的厚屁股。荣格以前从来没有打过这头大象。确实，大象也从来没有象这样不听话。突然，大象高

声叫起来，吓得小个子荣格弯下腰来，双手捧着胃部，仿佛大象的叫声使他感到恶心一样。大象转过身来，好象抓小狗一样把荣格抓住，把他向空中抛起好几次，每次都在半空中把他接住。最后，大象把他放在地上，当他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大象拾起扫帚在沙上写着：

“你公然胆敢打我！我不是动物，我是人！”

写完以后，他丢下扫帚，蹒跚地走向出口处。他从马厩里的马匹旁走过，到了大门那儿。他把自己庞大的身躯靠着墙，用肩膀使劲往外挤。大门吱吱作响，终于抵挡不住可怕的压力，垮下来裂成碎片。大象走出大门，自由了。

路德维格·斯特罗姆是马戏院的经理。大象发脾气走了的那夜，斯特罗姆本来就过得很不安宁，总有人来打扰他。最后，当他正在朦胧睡去的时候，仆役长又来轻轻敲他的房门，报告说荣格有急事要见他。按理说，马戏院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受到过良好的训练。斯特罗姆心里明白，深夜这个时候还有人来打扰他，一定是出了挺麻烦的事。他匆匆披上一件长衣，趿上拖鞋，来到小会客室。

“出了什么事，荣格？”他说。

“出了大乱子啦，斯特罗姆先生！‘哎哟哟’发狂

了！”荣格的眼睛鼓得大大的，双手乱动。

“荣格，你发了神经病吗？”斯特罗姆问他说。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荣格生气了，喊叫起来：“我清醒得很，一点也没有神经病。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可以去问约翰，弗里德里赫和威廉。他们都亲眼看到了，大象从我手里抢走扫帚，在马戏场的沙子上写着：‘我不是动物，我是人！’然后，他对着大帐篷顶把我向空中抛了十六次，走向马厩，挤垮大门，逃走了。”

“什么？逃走啦！你这个笨蛋，你怎么早不说？我们必须马上行动，抓住他，把他弄回来，否则他会闯祸的。”

斯特罗姆仿佛已经看到了警察送来的罚款单据，农民送来的要求赔偿农田损失的长长的账单，还有要求支付一大笔钱来赔偿大象造成的一切损失的传票。

“今天是谁在马戏场值班？通知了警察局没有？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去把大象抓住？”

“是我值班，我能做得到的都做了，”荣格回答说：“还没有通知警察局，他们马上就会知道的。我去追了‘哎哟哟’，恳求他回来。我称他为男爵、伯爵，甚至叫他大元帅，对他说‘阁下，请回来！老爷，请回来！原谅我开头没有把您认出来，马戏院里黑沉沉的，害

得我把您错看成了一头大象。’可是他只望了我一眼，轻蔑地大声吼叫着，急急忙忙地往前走。约翰和威廉正骑着脚踏车在追他呢。”

刚好在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斯特罗姆拿起听筒。

“喂！唔，是我……我已经知道啦，谢谢……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消防队？我看还是不出动吧，最好不要惹烦那头大象。”

“警察局来的电话，”斯特罗姆挂上电话说：“他们建议出动消防队，把水龙对准象喷水，赶他回来，可是我们和‘哎哟哟’打交道却来不得一点鲁莽。”

“可不能惹得疯子发火呢，”荣格说。

“不过，荣格，象跟你比谁都熟，还是去想办法接近他，很客气地劝他回来。”

“当然，我可以去试试，也许我应该称他为兴登堡吧。”（译者按：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于1925—1934任德国总统。）

荣格走了。斯特罗姆一整夜都没有睡，从电话中听取情况，发出指示。有个时候，大象在普弗恩尼塞尔岛附近洗澡，然后袭击了附近的一个菜园，吃光了园里的包菜和胡萝卜，还在旁边的果园里尝了尝苹果，再向弗里敦斯道夫森林走去。

没有一个报告说象伤害了人，也没有一个报告说

象有意搞破坏。一般来说，这头象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小心地沿着园中的路走，避免踩坏草地；他尽可能只走小路和大路。只有饥饿才迫使他到菜园和果园里去吃蔬菜水果。即使到了园子里，他也是小心翼翼的。他从来不故意践踏菜地苗床，他吃包菜的时候井井有条，一排一排吃下去，他也没有扯断果树树枝。

早晨六点钟，荣格第二次露面。他精疲力竭，一身尘土，汗污满面，衣服都湿透了。

“呃，荣格，情况怎么样？”

“没有什么可以报告的。随使用什么方式说服，‘哎哟哟’都毫不理睬。我甚至称他为总统先生，但他却大发雷霆，把我抛到湖里。象的自大狂表现的形式显然跟人的不同。因此，我设法用合理的论据来说服他。

‘你也许以为你自己是在非洲吧，’我对他说，这次不敢用任何称号称呼他：‘这不是非洲，这是北纬 52.5 度。现在是八月份，多的是水果蔬菜，可是冬天的风霜到来时又会如何呢？那时你怎么办？你总不能象山羊一样啃树皮吧，你能吗？你得记住，你的祖先——古代的长毛象有个时期曾经住在欧洲这儿，但他们都冻死了，所以你最好还是回马戏院去，那里有房子住，有被子盖，过得暖暖和和的。’‘哎哟哟’非常注意地听